



诺贝尔文学奖文集

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

大帆船

1904年获奖

[西班牙] 何塞·埃切加赖

Jos Echegaray

利害攸关

1922年获奖

[西班牙] 哈辛托·贝纳文特

Jacinto Benavente

女当家人

1922年获奖

[西班牙] 哈辛托·贝纳文特

Jacinto Benavente

李斯◎等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I551.3

1

2006



诺贝尔文学奖文集

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

大帆船

Dafanchuan

— 1904年获奖 —

[西班牙] 何塞·埃切加赖

Jos Echegaray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帆船/(西)埃切加赖著;李斯等译. 利害攸关/(西)贝纳文特著;李斯等译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6.9

(诺贝尔文学奖文集)

附剧作《女当家人》

ISBN 7-5387-2154-1

I. ①大... ②利... II. ①埃... ②李... ③贝... ④李... III. 戏剧—剧本—作品集—西班牙—近代 IV. I551.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7342 号

大帆船 利害攸关(附剧作:女当家人)

作 者	埃切加赖 贝纳文特
出 品 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陈 琛
责任编辑	陈 琛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0431-5638648 发行科:0431-5677782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700 × 1000 毫米 1/16
字 数	360 千字
印 张	14.5
版 次	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诺贝尔文学奖文集

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

- 《普吕多姆诗选》
《卡尔杜齐诗选》
《吉檀迦利》
《罗马史》
《超越人力》
《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》
《米洛依》
《大帆船》
《利害攸关》（另附《女当家人》）
《你去什么地方》
《基姆》
《人生的意义与价值》
《创造进化论》
《尼尔斯骑鹅旅行记》
《倔犟的姑娘》（另附《葡萄园看守》）
《耶恩森短篇小说集》
《无形的来客》《盲人》《七公主》《青鸟》
《织工》《沉钟》
《国王的人马》（另附《海顿斯坦诗选》）
《明娜》
《乐土》
《母亲》
《奥林匹斯的春天》（另附《梦中的佳丽—伊玛果》）
《卡尔费尔德诗选》
《土地的成果》
《诸神渴了》
《叶芝诗选》
《农民们》
《人与超人》《圣女贞德》
《克丽丝汀的一生》
《布登勃洛克一家》
《巴比特》
《福尔赛世家》
《伪币制造者》（另附《窄门》）

出品人：张四季
选题策划：陈琛
责任编辑：陈琛
技术编辑：赵宇

装帧设计：
Tel: 13311332773 Z.q1980@163.com



得奖评语

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

因为他繁多的杰作，在颇具个性的原始风格中，使西班牙戏剧伟大传统得以重现。



颁奖辞

*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
for literature*



瑞典学院常任秘书

C·D·奥·威尔森

璀璨的希腊戏剧之后，以英国和西班牙为主的两个国家发展了国家戏剧艺术。欲了解现代西班牙戏剧，则必须先知道其过去的生活状况。因为长久以来，西班牙戏剧表现出强烈的对比：一方面，它有最丰富灿烂的想象；另一方面，它又有极为巧妙和偶有因袭的诡辩。一边是色彩瑰丽，另一边是很热爱修辞的对比。故作惊人的语言和错综复杂的情节相辉映，刻意安排出乎意料的结果，以强化抒情的效力。尖锐的不调和，而冲突一向趋于悲剧的结束。对话铿锵有力。诚然，内在生命是相当丰富的，而处理超乎一切的荣誉所持的严肃和坚韧，却也能兼顾想象力所驰骋的美妙言辞。在西班牙戏剧里，人为的矫揉颇能融化于真诚的独创力。

这位壮丽与特殊传统的继承者和后起之秀，是本年度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人之一。他是现代的产儿，并且拥有完全独立的见解，此项见解和加底伦^①世界观不同。他热爱自由，为宽容而奋斗不懈，他与独裁和阶级政治格格不入，但是他却有自古以来西班牙戏剧家的特殊标记，那就是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尊严。这位作家就是何塞·埃切加赖。正如同他的前辈，他知道如何表现冲突于不同性格和理想中，使之非常感人，且有引人入胜的兴味；同样的，也像他们津津有味地研究良知上最复杂的各种情况。众所熟知的悲剧基本效果：引起观众的哀怜与恐惧，这方面他所表现的手法，不愧为一位戏剧大师。表现最生动的想象，和最精炼的艺术感之吻合无间，他比诸古西班牙戏剧大师们毫无逊色。爰此，对他的成就不予苟同的某批评家说“他是纯种的西班牙人”，这他是当之无愧。诚然，他的世界观是广泛的。他的责任感被净化了，他的基本观念是宽大为怀的，而在保存个别国家的特性方面，他的道德英雄观则含有人性普遍特征。

^① Calderón de La Barca, 1600—1681, 17 世纪西班牙巴洛克文学戏剧大师。

何塞·埃切加赖于1833年诞生在马德里，可是幼小时光是在慕西亚度过的，其父在该地的学术机构担任希腊研究教席。14岁完成中等教育后，进入土木工程学校，在学校里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熟练的技巧，令人刮目相看。五年后，1853年以极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学业。数学和机械是他最有心得的两个科目，他的独特见解和旁涉的有关部门，使他于一年后受聘母校担任教授之职。前几年的生活非常拮据，于是只有充当家教或是私人授课，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。虽然物质生活寒伧，但他却很快地成为一位杰出的教师，在纯数学和应用数学方面的成就真可谓傲视群伦，使他成为一位很出类拔萃的工程师。同时，他也热衷于学习政治经济学，包括自由贸易理论。不久，这位有才气的、活跃的工程师受邀请担任最崇高的职位。并曾三度担任内阁政府部长职。据认识他的人——不管是敌是友——都异口同声地承认：他在处理国家财政和公家工作，都有令人望尘莫及的独到才能。

Mucia——西班牙东南部靠近地中海的地方。

这位学者除了发表解析几何、物理、电气方面的论文，又精力充沛地创作剧本，这可真令人惊讶不已。据说他创作舞台剧是有方程式和问题之类。他天才横溢的触须颇受赞美者大声喝彩，可是也遭受到人家的严厉批评。尽管如此，几乎人人都无法否认，他剧作中的道德感是异乎寻常的令人赞佩。一些批评家的意见并非无的放矢，以某些外科医生的例子而言，他们认为埃切加赖处理的手法只有一种，那就是Urere et secare；不过，对浪漫的赞扬和以严峻的态度谴责不负责、妥协，这方面确实值得称许。

埃切加赖追求胜利的生涯，对于别人一时跟着时髦的赞赏他不重视，只有对他天才的真正鼓舞他才细心倾听。他创作戏剧作品的丰富，使我们想起罗贝·底·维加^①和加底伦。

年轻时期，当他在土木工程学校念书时对戏剧就很热爱，所积蓄的零用钱几乎都用于门票看戏剧表演。1865年完成了一部叫《私生女》(La hija natural)的剧本，接着1874年发表了《存折》(El libro talonario)。虽然他用笔名发表，可是不久人家就查出原作者乃当时西班牙财政部长埃切加赖。几个月后，《最后之夜》(La última noche)也公演，从此他丰富的想象力就一发不可收拾，接二连三有新的问世，一年之中曾有三四部剧本的惊人创作。诚然在此无法一一细列他的全部作品，但几本颇受重视的剧作则值得介绍。埃切加赖的成名作是1874年11月发表的《复仇者之妻》(La esposa del vengador)，本剧中他显示了真正的天才，某些夸大的情节，美不胜收。观众都认为它恢复了黄金时代的西班牙戏剧，人们尊崇埃切加赖为国家戏剧诗最光耀时代的革新者。

翌年《剑把》(En el puno de la espada)问世，同样颇获赞赏。高尚观念中所含

^① Lope de Vega 1562—1635，西班牙黄金时代大学最伟大戏剧家。

的雄伟力量使观众激动不已，喝彩之声与台上的表演齐鸣，剧终后埃切加赖本人出场七次以答谢观众的不绝掌声。1878年发表《火柱和十字架》（En el pilar y en la cruz）后引起很大的争论，作者表现本人是自由思想对抗无法容忍、人性对抗宗教狂热的维护者。埃切加赖的典型作品是1882年所发表的《两种义务的冲突》（Conflicto dos deberes）。义务（责任）的冲突几乎是每部剧本中不可缺少的情节，可是这一部凌驾其余的，显得特别尖锐和极端。

使他屹立文史永垂美名的是另外二部作品：1877年1日公演的《或狂狷或神圣》（o locura osanidad）^①和1881年3月公演的《大帆船》（El gran Guleoto）。

在《或狂狷或神圣》里蕴藏着许多不同的观念和深不可测的才华。本剧描叙一位基于义气而放弃世俗财富和牺牲个人前途的人，他被人家认为是疯子，而他的朋友和世人也都以疯子对待他。罗连梭（Lorenzo de Avendano）意外而且无法否认地得悉声名和财富不能合法地属于他时，他毅然抛弃了它们，当一个人不合法的不容置辩的证明已消失时，他坚持自己的决定。这种理想主义被他的家人视为疯狂，并且罗连梭被人人视如唐吉珂德，一个顽固而心地单纯的人。戏剧的结构既稳固又结实，显示那是一位工程师的作品，他精确地计算了所含的全部因素，同时这作品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更高层次的一面，那就是诗人的成熟创作天分。除了外在冲突，这作品也描叙一个极为悲哀人物的内在冲突。它包含一种义务和机会主义之间的奋斗，而罗连梭顺应理性的指挥达成殉道。经验常常告诉我们一件很普遍的事实，一个忠实地服从自己理性的人必须准备忍受殉道的命运。

《大帆船》给人更深邃的印象。公演后的一个月连续再版五次以上，并且激起全国的预约热潮，以对作者表示敬意。因为对人物心理的非凡描写，本剧具有不菲的价值。主题显示造谣生非的力量。最纯洁的人物形象，被人们的闲言闲语破坏，同时恶意中伤地变成畸形了。叶内斯特和狄欧德拉并没有见不得人的事，可是这个世界认为他们是有罪的，最后，他们被人遗弃，结果他俩投入彼此的怀抱。细腻的心理分析在此表现于无微不至的观察，这两位高贵人物绝无窃取邻居权利的意图，结果不知不觉中彼此孕育了情愫。他们受到被驱出家门的逼迫之后，才发现彼此相爱的事实。本剧中浪漫主义获得胜利，剧中诗的美妙是清晰可见的，抒情细节的穿插缤纷多彩，而结构又毫无瑕疵。

埃切加赖继续从事着戏剧家的生涯。今年（1904）他发表另一新著——《不安的女人》（La desequilibrada），一开始第一幕的提示和详细的叙述真是天才的大手笔，而整部作品皆洋溢着诗的灵感。剧中人唐毛利修（Don Mauricio）——一位埃切加赖喜欢的典型骑士——他不愿意轻忽职责（义务），以换取个人的幸福。

这位伟大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名副其实的，他的作品以精力充沛见称，他

① 英译为《疯子或圣人》（Madman Saint）。

的观察方式孕育着这种高远的理想，对此，一位颇负盛名的德国批评家说：“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埃切加赖都会要求履行权利与义务吧！”

埃切加赖借着《大帆船》里的一个人物，说出对世界最悲观的话：“直到他死后三百年，才认识他的天才与众不同。”

无疑地，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。除了上面一般性论述的说明之外，我们也能从埃切加赖的作品所引起的公正赞誉获得证明。对那些赞美的颂辞，瑞典皇家学院同意再增一个名额，颁发诺贝尔奖给这位杰出诗人何塞·埃切加赖——西班牙皇家学院的荣誉与光荣，以表示对他的敬意。

注：埃切加赖没有正式致答辞。

献给各位观众与读者

*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
for literature*



本剧演出成功乃诸位的抬爱，本人不敢居功。

各位观众，诚然言之，诸位以敏锐的眼光与高度的道德感，自始即深悉本剧的意旨，且善加爱护；出版者的盛情与慨予出版，本人由衷的感激，这份云情高谊将永铭不忘；本剧的各位演员，以其卓越的智慧与超凡的领悟力，以及精妙的演技、丰富的感情，竭诚与旺盛的精力，配以艺术大师不急不缓的适当腔调、始终如一且允厥允中的表情、完美无缺的机智，履险如夷，使剧中人物皆能栩栩如生。

本人献此拙文，心怀惻诚、肃然的态度，谨向诸位聊表感谢于万一。

——何塞·埃切加赖
(José Echegaray)

中西文人文物名称对照

*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
for literature*



Teodora	狄欧德拉（胡立安之妻）
Kon Jlián	唐胡立安（谢维洛弟弟）
Kona Mercedes	梅儿西底丝（谢维洛之妻）
Don Severo	唐谢维洛
Pepito	贝比多（谢维洛之子）
Ernesto	叶内斯特
Un Criado	仆人一
OtrO Criado	仆人二
时间：当代	地点：马德里

人物对话

*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
for literature*



布景：一间书房。左边，阳台；右边，一扇门，中间一张桌子，桌子上面有纸、书、一盏灯；偏右，一张沙发椅。晚间。

景一：叶内斯特坐在桌旁，似准备写字。

叶内斯特：没有！……不可能！……不可能也得可能。有了，脸孔正热烘烘的激动；我感觉得出，内心的光在发亮，我看得见。我看见它漂浮的行式，飘荡的轮廓，而忽然间，从隐秘的内部发出声音，声音鼓动着光，痛苦的呐喊，爱的叹息，冷峻的大笑，……生于热情的世界，奋斗！……而投掷于我身外，存在于我周围，而充溢于呼吸的空气里！

于是，于是我对自己说：“这是一刹那”，于是我拿起笔，而两眼凝视空白的纸，耳朵仔细听，忍着心脏的跳动，我双手压着纸……可是，啊！无力的讽刺，……轮廓消失了，灵视消散了，呐喊与叹息皆没了踪迹……而虚无，空虚环抱着我！……单调的纸空空如也！无用的思想，无精打采的疲惫。不仅如此，静止不动的笔还是如故，纸依然是空无生命，缺少理念的生命。唉！……虚无有这么多的形式！多么冷嘲热讽，黑暗的，静静无声的，我可怜的创造力啊！许多，许许多多的形式……没有颜色的画布，没有轮廓的大理石，阴极颤动的混乱噪音；然而没有比这悲惨的笔更难以控制，更令人难受的（丢笔），白纸仍然是白纸。唉！……我是无能为力替你填满，可是，我能撕毁你，连同我的野心和屈辱做出卑鄙的凶杀！如此……如此……更小……更小……（撕毁纸。稍停。）如何？……幸运的是没人看见我的举动；除此而外，这种狂暴是滑稽，也是不合法。不……我不服。我还要想……直到被征服或者被毁灭殆尽。不……我决不屈服。试试看，……试试这种方式是否……

景二：叶内斯特和唐胡立安。后者，从右边上，穿燕尾服，拿着外套。

(以下叶内斯特简称叶，胡立安简称胡)

胡：(出现在门口，可是没进来。)嗨！叶内斯特。

叶：唐^①胡立安！

胡：还在工作呀？……会打扰你吗？

叶：(站起来。)打扰？别客气，唐胡立安！……怎么会，怎么会呢。狄欧德拉呢？(胡进来。)

胡：我们从皇家剧院来的。她和我的兄嫂一起上三楼，去看梅儿西底丝买了些什么东西，要进我房间时，看见你的房里还有灯光，所以来看你，跟你说晚安。

叶：很多人？

胡：很多，和平常一样，朋友们都向你问好。你没去，他们感到很惊讶。

叶：噢！真有趣！

胡：你受之无愧，甚而还不够呢。你，你是否已享受了三个小时的清静，获得灵感？

叶：清静是有；灵感却没有。我用心思索，却找不到灵感，希望它来，却不来。

胡：是不是失约了？

叶：这也不是第一次。虽然没得到灵感，却另有发现。

胡：发现什么？

叶：这个……我是一个可怜的魔鬼。

胡：魔鬼！嘿，我想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。

叶：不中亦不远也。

胡：为何和自己生气？是否因为你前天告诉我的剧本写不出来？

叶：应该写得出来！我觉得有点反常。

胡：灵感和戏剧，对于我的好叶内斯特是不是唇齿相依、不可分离的？

叶：问题是在于想象，虚构。我认为戏剧的内涵是包括一切，给予形式，再加饰上适当事件。要产生一件新奇的事物，很难，反戏剧，根本不可能。

胡：可是，怎么不可能？我们来谈谈，告诉我一些以满足我的好奇心。(坐在沙发上。)

叶：你可想象得到，最重要的是人物，有了人物才有剧情，人物发展故事情节，人物赋予剧情生命，人物挑起悲剧的结局，人物吞噬了悲剧也获得喜悦，人物离开了事件。

胡：太丑？太令人厌恶或太坏？

叶：不是这样。丑，人人都丑，像你或像我。坏，也不是，没有什么好坏。令人厌恶，也不对，我不是怀疑论者，也不是厌世者，亦非深懂人生的人便可以命定应该如此，或冒犯大不敬的罪过。

① 唐 Don——比“先生”更雅的称呼。

胡：那么，问题的症结在哪里？

叶：唐胡立安，问题的症结是所处理的人物无法具体地在景物中活动自如。

胡：圣母玛丽亚！你在说什么？难道你说的是神话故事剧，一些巨人族的角色？

叶：是巨人，但，是现代的。

胡：结果呢？

叶：结果，那个人物是……“每一个人”！这是最好的结局！

胡：“每一个人”！你说得有道理：没法人人都出现在剧中；这是值得推敲的事实，也是不止一次被谈论过的真理。

叶：那么你已经晓得我所考虑的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胡：也不完全对。“每一个人”可以浓缩于某种典型或人物。对于这个，我在行；可是我曾经听过，这种方式已有不少大师不止一次地用过。

叶：不错；只是我的情况，我是说，我的戏剧，却用不上。

胡：为什么？

叶：理由多得没法说清楚，何况是在这个时候。

胡：没关系；时间多得很。

叶：好吧；那一大堆人中的每一个人，成千上万滚滚人头中的每一个头，那个魔鬼时代的巨人世纪，我叫它为“每一个人”，他似昙花一现地出现于我的剧中，开口说一句话，眼睛只瞄了一下，或许他在神话里的动作只是一个微笑；出现一下子，然后就退场：没有热情、没有狂怒、没有恶行，这冷淡、索然无味的作品；只是为了消遣。

胡：还有呢？

叶：那些琐屑的话语，那些瞬息即逝的眼光，那些冷淡的微笑所有的那些闲言闲语，以及所有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恶行；这些我们都可二日以蔽之，称为戏剧太阳的微细光线，凝聚在一个焦点，在一个家庭，产生火灾和爆炸，斗争和无辜牺牲者。倘若我以某些典型或象征的人物来代表整体的人，我一定把重点放在实际分散于众人中的每一个，产生思想分歧的效果；一些令人讨厌与憎恶的情节中的人物，他们缺乏真实感，因为他们的恶行没有适当的对象；而其结果，除此之外，会产生一种危险的印象，人们会以为我在呈现一个缺乏廉耻，腐败又残酷的社会。当我只是力求表现，那么，那些较无意义的动作不会是无意义的，也不会失之于为善或为恶，因为受到现代生活的神秘影响，它们就能产生广泛的效果。

胡：好了，不要再说下去了，不要说了；这些真是形而上，很有些雾中看花的味道。总之，你对这些东西比我更清楚；假若那是整批交易或交换，不管是照价或减价，那又是另一件事。

叶：喔！不；你的意见很好，真是一针见血。

胡：谢谢，叶内斯特，你真好。

叶：可是，你是否相信？

胡：不。不方便的地方，还应该想办法加以妥善处理。

叶：如果只是这样就好了！

胡：难道还有别的？

叶：我想有的。请告诉我：成功的戏剧弹性条件是什么？

胡：我不明白你所说的“戏剧弹性”，究竟指什么而言；不过，我告诉你，没有爱情的戏剧，我不喜欢，尤其是不幸的爱情，在我家里，我和狄欧德拉有很幸福的爱情。

叶：好，很好；然而我的戏剧几乎没办法有爱情的出现。

胡：这不好，我可断言那是悲观主义者。请听我说：我不懂你的戏剧是什么，不过我可想象得到，没人会喜欢你的作品。

叶：这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。然而，也可以加上许多爱情，并且多得变成妬情。

胡：那么就er样，加上一些有趣的诡谋，处心积虑地设计施展，加上一些有效的情境……

叶：不，先生，这不行；要单纯、自然的发展，近乎庸俗……因为戏剧无法使外在世界发芽。戏剧是由人物的内在世界发展的；慢慢地推进；今天占有思想，明日心绪跳动；一点一滴腐蚀意志，使它憔悴。

胡：可是，这样的话人家怎么知道？那些内在的腐蚀怎么显示？谁向观众说明？他们从哪里看得出来？难道我们整夜瞪着眼睛凝视表情，细听呼吸，注意一举一动，聆听零碎的话语？孩子，那样是折磨人，缺乏娱乐价值！要懂得那深奥的内容还要研究哲学！

叶：不需要；你所说的恰是我正在想的，请再重复一次。

胡：不；我不想在你头上浇冷水。你晓得自己在干什么。而且……，算了！……虽然戏剧有点儿苍白，有点啰嗦，缺少兴味，……然后突然造成悲惨的结局，……而引出爆炸……是这样吗？

叶：悲惨的结局！……爆炸！……差不多，当幕落时，差不多是如此。

胡：那么就是说，结束是开始？

叶：我想就是如此，纵使使担心将会使你感到些微的。

胡：我告诉你，你应该做的就是拿起笔来写“那出第二部剧本”，一开头就是结束是开始；因为第一，按照你的消息（知识），得不偿失，并且还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

叶：我就是为这而举棋不定。

胡：现在只有我们两个在这里；你用了这种技巧（诡计），并且这是你的逻辑要素。取什么剧名？

叶：剧名！……逻辑是另一回事！……这作品无法取名。

胡：什么？……你说什么？……连名称也没有！……

叶：没有，先生；就像唐耶尔莫黑尼斯说的，我们不必为了更清楚才写上希腊文。

胡：我们换个话题吧，叶内斯特，我进来时你正在打瞌睡，做着痴人梦，告诉我你做的是什么梦？

叶：做梦？……是。痴人梦？……也许。梦很愚蠢，是吧。你的感觉很敏锐，说的一点都没错。

胡：言中此事不须太费力气。一部剧找不到主角，内容离日常生活一万八千里，情节以最后一幕的幕落为开始，作品没有名称，我真不晓得这个剧是怎么写的，也不懂怎么上演，不知道人物如何，不了解戏剧。

叶：唉！……告诉你，戏剧是包罗一切于形式，而我知道用什么形式。

胡：要不要听我的忠告？

叶：你的忠告？……你，我的朋友，我的保护人，我的义父？唉！……唐胡立安！

胡：好了，好了，叶内斯特；我们不必在这里演情感剧了，缺少你，我们是演不成的。我刚才问你，要不要听我的忠告。

叶：我已经说过了，要。

胡：那么你就不要再开玩笑；上床去睡觉，休息，明天和我一起去狩猎，好好打几只鹧鸪，那么你就把它当作在你的作品里杀死了几个人，这样，或许观众会和你一起杀几个，最后，你就会感谢我。

叶：好。我就这样写剧本。

胡：不过，可怜的孩子，你已经犯了重大的罪过。

叶：我不懂怎么回事，可是在内心里我已经犯了过错。很遗憾，是在脑子里；在脑子里翻滚、沸腾；想到外面去闯闯，我一定要使它实现。

胡：难道你不能再找另一个故事？

叶：可是这个观念呢？

胡：丢给魔鬼。

叶：啊，唐胡立安！你以为一种观念一旦深植于内心，而因一时的高兴就能够把它驱逐销毁？我宁愿想想另一戏剧；可是这个，这个恶念的问题也不丢弃，直到它使世界开花。

胡：好罢，算了，……但愿上帝赐福给你。

胡：问题的关键就在此，就如哈姆雷特说的。

胡：（小声，神秘的表情。）你不能用无名氏的作品，把它写成儿童文学？

叶：啊，唐胡立安！我是有理性的人。我的儿女不管是好是坏，都是合法的；他们都要用我的姓。

胡：（准备离开。）我不再说了。该做的是写吧。

叶：我就是想写。不幸的是，写不出来；可是，没关系：假使我没把它写出来，有一天，别人会写。

胡：好吧，写你的作品；祝你幸运，这样别人就不会跑在你的前面。

景三：叶内斯特，唐胡立安和狄欧德拉（简称狄）

狄：（在后面。）胡立安！……胡立安！

胡：狄欧德拉。

狄：你在这里吗？胡立安！